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

第六回 評花卉盈川師李靖 觀書法若虛薦尉遲

話分兩頭。再說朱若虛在路上行了月餘，將及長安地界，路上行人紛紛傳說京中之事：文帝被弑，太子遭戮，太傅伍建章被誅，煬帝竟是廢倫自立。若虛聞之，仰面號曰：「天乎，天乎！吾命之不長也。」意欲轉輾而回，復又想道：「此地離京都不遠，且進京都遊覽一回，祇去見過李靖，即便回家。」主意已定，策馬加鞭，又行了數日，早到了長安。覓了寓所，備個名帖，隱去孝廉二字，祇寫山人朱若虛拜訪，來至越府，向門官作揖道：「我是西陵湖廣人氏，特來拜訪李師爺的。」取出一個小小門包，遞與門官。門官接著，將若虛上下一看，見是儒生打扮，不是公衙中人，就不怪他出手太小，接著帖兒，就進去了。轉身出來說道：「李老爺請先生進去。」若虛隨了一個青衣僮子，端肅而入。祇見越王巍巍大殿，十分壯麗。進了正殿，轉過花廳，真個鬧中靜境，別一番氣象。果然：

階下草青階上綠，牖邊花發牖中香。

李靖早已站在階沿之上，拱手叫道：「不知賢士駕至，未得遠迎，有罪，有罪！」若虛答道：「芝蘭生於幽谷，嗅其香者，不憚險阻；況先生乃上苑名葩，願拜下風者，獨余一人乎？」二人遂挽手而入，敘了主客之禮。李靖道：「先生屈體來訪李靖，不但光生敝齋，今觀先生氣秀神清，彬彬雅度，必具高才，卻又卑以自牧，光顧鄙人。誠哉，其為若虛也！」若虛答曰：「弟久慕大名，乃天各一方，難親道範。今觀先生貌恭而言安舒，德柔而行剛斷，無怪乎以靖命名也。」

李靖見若虛言語謙遜，如是誠君子矣，即命安排酒餚，與若虛酣飲於花亭之上。靖曰：「人生於世，草本逢春，故君子竊取名花以喻其德。惟桃李爭春比豔，無足論也。牡丹、芍藥，朱紫之客爾。我中心羨慕，殆不及比。竹中虛而有節，松外亮而內堅，此二者高超萬木，萃拔群枝，靖願效之，恐不能及！此數種之外，先生之志可得聞與？」若虛舉目，將園中群花遍視良久，答曰：「君子志，有隱有見；君子之時，有屈有伸；君子之性，甘淡泊而不厭，則無不同。丹桂氣濃而致遠，芝蘭香燦而棲幽，籬菊傲霜而形單，皆不可自效。惟有蓮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備五色而不侈。葉偏偏而圓，莖亭亭而潔。舍是而金玉名高，雖豔濃皆為末節。」靖曰：「善哉，君子之愛也。」若虛曰：「不才承先生推情下問，敢放言不忌。不知先生所鍾情者，在於何品？」靖曰：「天下之物，莫不皆有其偶。僕所願者，孤潔之物耳。」若虛曰：「草木之類，堪備賞玩者，皆天地之華英，夫子之志誠高矣。所謂孤潔者為何？」靖曰：「夫所謂孤者，不俟春王之令，不須綠葉之敷，眾皆零落吾獨條達。噴異香於冬末，挺靈秀於春先。所謂潔者，辭陽和之雨露，免蜂蝶之摧殘。披瑞雲而姿色亭亭，歷嚴霜而精神越越。不有梅花，吾將安適耶？」若虛曰：「居今之世，仿古之行，先生其張良之亞歟？」李靖心上機關，被若虛一言打動，遂暗暗稱奇。良久答曰：「弟與足下各評論花卉，何得攀及張良，豈不愧死！」若虛見天色已晚，即忙告退。李靖送出大門之外，謂門官曰：「朱先生再來，不必通報，聽其自進。」

次日，若虛效作古禮，備個門生帖子，束修一封，綵緞二疋，紋銀五十兩，來至越府。見了李靖，行師生之禮。又請師母紅絹相見。八拜禮畢，李靖引若虛往拜楊素。越王命其子楊玄感與若虛弟兄相呼。李靖遂將生平所知所能，一一授與若虛，若虛心領神會。不上一年，將通甲中天地神人鬼、龍虎風雲、陽九局、陰九局、四千三百二十變局，三十六吉格，三十六凶格，內外三十六生格，三十六死格，般般學會。又參會心中遁甲，纔知克念作聖，甲之遁也；罔念作狂，庚之獫也。始悟三教同源，理數合一。養元始於太極之中，窮秘妙於先天之內。

李靖見若虛穎悟非常，十分歡喜。一日，與若虛談及性命之理。若虛問曰：「世間以何物方能形容‘性命’二字？」李靖曰：「心如堂上坐著一個官員，這官員的職分便是性也。蓋有職則為官，無職則為民也。這職分中所任之事，便是性中之理，即仁、義、禮、智是也。這官人發政出令，因時制宜，即是性道流行。承宣天命而見之於行事，忠、孝、廉、節是也。政之或寬或慢，或暴或殘，乃氣質之性，君子所不任者也。這官人入則群趨眾奉，出則後擁前呼，猶人五官百骸，憑精氣而為生命者也。故曰理以成性。理者虛而周流，亙古常存，性中之命也。氣以成形，形者有生有死，精氣假合之命也。所以下士養形，上士養心。」若虛心聞至理，遂不願為官，欲回家參學理數。拜別師父、師母，李靖送至十里長亭，囑曰：「天命之性，如水之清；氣質之性，如水之著了些醬醋在內。鑿喪了天性，違背了天命，將欲返本還元，或埋之以土，或澄之以砂，所以聖人教人，要正心誠意，方可復轉天良，明心見性。吾見汝志氣清明，必是神仙中人物。汝去別無所託，但遇英雄豪傑纔堪國用者，即修書薦來，吾必厚遇。」若虛會意，答曰：「門生知道。」二人又珍重一回，方纔撒手而別。

不言李靖回府，卻說若虛因南陽兵亂，從東路而回。行了半月，已到朱仙鎮。住在店中，卻往街上散步，見一座不周不正的草店門首，掛著兩行隸字，上寫道：

天下無難事，世間有難人。
人難因運難，運難難上難。
天下無易事，世間有易人。
人易因運易，運易易上易。

心田居士題

若虛是個愛字之人，上前細看，見筆筆風流，字字端正，生氣勃勃，如春園之草，精神洋洋，若游水之魚。詩中意味，乃英雄遇困厄而無告之語也。因問店家道：「此詩何人所題？」店主連忙答道：「此是山東一位客人寫的，先生莫非有買字之意？」若虛道：「詩文同骨肉，你可引我進去看他。」店主引至客房，指著道：「那病不死的一個僵屍就是！」若虛近前一看，見這大漢身長九尺，濃眉大眼，面黑無鬚，憔悴如柴。頭枕兩隻竹節鋼鞭，懨懨而臥，病在床上，灰塵勃勃裸體，衣巾穢跡淋淋。若虛見了，心中悽慘，叫聲：「仁兄！奈何遭此重厄？」那大漢睜開二目，將若虛一看，掙起身來，卻又衣不遮體，仍然坐在床上，問道：「兄長何人？」若虛曰：「弟乃湖廣黃州府西陵縣人氏，姓尉遲名恭，字敬德，外號心田。在家務農為業，蒙地方官擢我孝廉，上京候選。到了京都，卻又思回鄉里，來經此地，投親不遇，陡遭疫症，病了二月有餘。這店家又不時絮聒，無可如何，祇得寫兩行草字，不期有辱尊駕，一見如故，少舒我胸中之氣。」若虛聽了，撫慰道：「天之馭人，將欲亨之，必先困之。公今受此大厄，必成重器。兄台若不棄，可同我回寓中養病若何？」尉遲恭曰：「小弟這樣光景，豈不有辱尊駕？」若虛道：「你我志同道合，何出小人之言？請少待片時，小弟即來邀請？」若虛道罷，就出店而回。那店家又驚又喜，尉遲恭卻不以為意。

過了兩個時辰，不見人來，那店主不住的在門前觀望，就向著尉遲恭說道：「我看這個人說話，過於容易，定然是個不誠實的人，況他是湖廣，你是山東，又非親非故，豈肯纏你這個病鬼？快快與我出去，我祇當遇著一個強人，偷了十兩銀子去了的。」尉遲恭婉言答道：「大丈夫不甘受人憐，又不肯輕受人恩。此人果是豪傑之士，自然疏財仗義，言信行果；若是鄙細小人，我也祇當未遇著他的，來之不喜，去之不憂。」店家大怒道：「你空著兩手，長在我店中，喫我百十餐飯，就把你身上的皮都剝下來，也不夠算到茶錢。快快與我出去罷！」尉遲恭將欲開言，抬頭看見若虛進來，卻不作聲。若虛陪著笑臉說道：「小弟回寓，因伴僕閑遊去了，所以來遲，二位休怪。」便問店主道：「尉遲兄飯錢共該多少？」店家道：「他來店中，共有八十天，就該九兩六錢。」若虛將銀子還清，又叫尉遲恭取出當票，命李福到當店中，將衣服行李逐一取出，尉遲起來沐浴更衣。店家說道：「請二位老爺到客堂拜茶。」若虛年長，尉遲恭年幼，依次而坐。店家排上茶來，掇出果盒，七八樣糕餅茶食。二人飲了兩杯茶，店家又獻上酒來，對著若虛說道：「小人在此開店二十餘年，從來未見朱老爺這般仗義。」又向尉遲恭說道：「小人肉眼無珠，往日言語唐突，祈尉

遲老翁海涵。小人店中有事，不能奉陪二位老翁，寬飲幾杯。」店家說罷，退出去了。尉遲恭道：「弟與兄平日參商，今日萍水，受此大恩，何以為報？」若虛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方便第一，力到便行，何敢望報！賢弟若不受此重厄，叫愚兄何處來會你？此係天緣，不可不賀。」二人說至此處，便大笑不止。

若虛命李福代尉遲恭背了行李，尉遲恭自己提著鋼鞭，辭了店主，隨若虛回寓，又設酒相賀。尉遲恭因久病新愈，多飲了幾杯，就昏昏欲睡。若虛尋思：此人日後必是朝中柱石，待他病好，將他薦往越府，也不負我師囑託，遂與尉遲恭在朱仙鎮住了一月有餘。一日，尉遲恭對若虛曰：「弟受兄長如此大恩，殺身難報，欲與兄長結為兄弟，訂生死之交，不知兄意若何？」若虛提筆曰：

男兒重義氣，何用結死生。
意氣果相投，生死不可易。
莫學塵世子，訂盟稱莫逆。
一朝時勢改，相見不相識。
尉遲恭觀了此語，拜服其論。

一日，二人遊於東郊，偶然風雨大震，二人衣衫皆濕，尉遲神色不變。若虛曰：「迅雷風烈必變，然則聖人亦畏之乎？」恭曰：「聖人敬之也，非畏之也。君子畏青天，不畏雷霆；小人畏雷霆，不畏青天。畏雷霆者，畏眾人之口；畏青天者，畏自己之心。己心不畏，天且不懼，況雷霆乎！」若虛甚服其論。又一日，若虛言君子趨吉避凶，是循天理之正，順人事之宜。尉遲恭曰：「謂循天理則必吉，則比干不見殺，伯夷不見餓，三閭大夫不見放。范蠡陷身於項羽，不失為傑士；武侯折兵於祁山，不失為蓋臣。君子盡人事，循天理，至若吉凶禍福，何足以計心哉！」若虛歎曰：「真傑士之語也。」又過了數日，若虛道：「男子志在四方者，當以功名為重。賢弟回京都，到越王府中，持我手書，去見李靖，必有推薦之處。我也要回家，再圖後會罷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弟在京都卻也知道此人，現今他依仗權門。恐是有名無寔，所以未去見他。」若虛道：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纔知為人。你不要負我之意，就明日起程罷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弟受兄恩，未報寸心，願隨侍一年兩載，再進京都，未為晚也。明日就要分手，叫小弟如何割捨。」若虛道：「你年近三十，還是孺人口氣，少不得後會有期。」二人談論多時，到了次日，若虛催尉遲恭起身，送了二十餘里。若虛見尉遲恭去得不願，心下也十分快悒。回到朱仙鎮，主僕而行。此話不表。

尉遲恭別了朱若虛，眼中流淚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日後得了好處，定然將恩報恩，決不做忘恩負義之徒。」望長安大道而行。行了五日，身上零錢用盡，思想到那個舖口，換幾兩銀子。看看日落西山，不免早投客店罷。進了店房，用了晚飯，覺得身子困倦，開舖欲睡。袋中一封銀子，不知失於何處，心下著忙道：「可憐朱恩兄一片婆心，恩情並重。失金事小，若恩兄知道，豈不道我無才。」又停了一會，忽然悟道：「此金失去不遠，前不多時，思量要換銀子，我還摸來的。明日早起，望原路找尋，或者找尋得著，亦未可知。」遂一夜無眠，等不到天明，即叫店家開了店門，交代行李，照舊路找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